

(三)俄匪滲透顛覆目標，專對別人所不注意而具戰略與政略價值之國家動手，如剛果與寮國。

七

俄匪今後之對外活動，仍將強調「和平共存」及使用偽裝笑面與戰爭恐嚇戰術，以圖擴大「中立地帶」及分化西方。而其活動之重點，將為加強煽動與支援亞非及拉丁美洲各國人民之「反帝」運動（尤其是阿爾及利亞與拉丁美洲）。莫斯科八十一國共黨會議「聲明」稱：「殖民主義制度之瓦解，就其歷史意義說來，僅次於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之形成。」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通過之

聯合國與亞非集團

壹 聯合國會員國益增與亞非集團之壯大

一九六〇年第十五屆聯合國大會開幕以後，會員國已增至九十國之多。由於會員國之增多，遂益趨於集團分化之尖銳，而所謂亞非集團則愈形龐大，今日聯合國集團分野之情況大略如次；

甲、西方集團（約二十三國）：澳洲、奧地利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華民國、丹麥、芬蘭、法國、希臘、冰島、愛爾蘭、義大利、盧森堡、荷蘭、紐西蘭、挪威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瑞典、土耳其、南非聯邦、英、美。

乙、拉丁美洲集團（共十九國）：阿根廷、玻利維亞、巴西、智利、哥倫比亞、哥斯達黎加、多明尼加、厄瓜多爾、薩爾瓦多、瓜地馬拉、海地、洪都拉斯、墨西哥、尼加拉瓜、巴拿馬、巴拉圭、烏拉圭、祕魯、委內瑞拉。（原有古巴，但現在投在蘇俄集團之

「共黨國際綱領」亦曾指出：「殖民地、半殖民地與附屬國之革命鬥爭任務，是共產國際最重要的戰略上的任務。」

八

俄將先以笑面攻勢引誘美國新政府與其談判召開最高層會議、裁軍、德國、貿易等問題；如美立場堅定，俄又必發動擴大反美宣傳。

九

俄匪之侵略方向，係「佯攻西方，主攻東方」，而東方問題之中心，則為臺灣。

丙、蘇俄共產集團（共十國）：阿爾巴尼亞、保加利亞、白俄羅斯、捷克、匈牙利、波蘭、羅馬尼亞、烏克蘭、蘇俄、古巴。

丁、亞非集團（約共四十四國）：阿富汗、緬甸、柬埔寨、喀麥隆、中非共和國、錫蘭、查德、剛果（前比屬）、剛果（前法屬）、達荷美、馬來亞、衣索匹亞、加彭、迦納、幾內亞、印度、印尼、伊朗、伊拉克、象牙海岸、日本、約旦、寮國、黎巴嫩、賴比瑞亞、利比亞、馬拉加西、摩洛哥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、菲律賓、索馬利亞、蘇丹、沙地阿拉伯、泰國、多哥蘭、突尼西亞、阿聯共和國、上伏塔、葉門、馬利、塞內加爾、尼日爾、奈幾利亞。

戊、其他（約三國）：賽普勒斯、以色列、南斯拉夫（其中以色列似可劃入西方集團，而賽普勒斯與南斯拉夫則可劃歸中立主義的亞非集團）。

由以上分析言之，則亞非集團實爲聯合國最龐大而複雜之組合，幾佔全體會員國半數之多，其態度如何，對聯合國影響之大，不言而喻。

貳 亞非集團的中立主義對聯合國的影響

聯合國內的亞非集團之形成，蓋起原於亞非會議，而亞非會議者，乃以中立主義爲標榜而召開，故所謂亞非集團者無他，即希圖在東西兩大壁壘之間樹立第三勢力也。今聯合國內許多新興國家雖並未完全加入亞非會議，然大抵皆受中立主義的影響，由第十五屆聯大會議時之發言與表決情形觀之，其中立主義之色彩極爲顯明而普遍。且亞非會議之所謂中立主義，嚴格言之，實係間接受蘇俄與匪共之影響而來，故此種中立主義之抬頭，不啻爲共產主義對抗西方集團之另一姿態表現。茲以第十五屆聯大會議若干事例證之，即可明瞭上述斷語之不謬。

(一)亞非集團國家首腦紛紛響應赫魔而親自出席聯大：赫魯曉夫於一九六〇年五月間破壞了高峯會議以後，其狐狸尾巴暴露無餘，爲掩蓋其破壞和平的罪行起見，乃利用第十五屆聯大召開之機會，以作其再度宣傳和平之講台，而決定親自前往參加。然爲壯大聲勢，加強影響起見，遂又於事先命令其附庸國頭目隨從出席，並邀請中立國家首腦去湊熱鬧。因此，除共產附庸國頭目而外，其餘亞非國家之首腦亦紛紛扈從，大有恐遭後至之誅之感。在表面上，此等亞非國家首腦皆係以中立姿態出現，而實際則甘心爲赫魔搖旗吶喊，以致第十五屆聯大造成空前而醜惡的鬧劇，使此一最莊重而崇高的國際組織變成一羣小丑表演的舞台。

(二)尼赫魯等妄圖在東西兩大之間行使掎客任務：赫魔之所以親自出席聯大，其陰謀自不一而足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，便是希望

與艾森豪在聯大重行晤面會談，藉以獲致和平攻勢另一高潮的表現，因而消除美國人業已高漲的敵愾同仇之心。赫魔抵美之日，即明白宣佈此一意圖，然艾森豪自巴黎遭受侮辱之後，業已覺醒，不願再受其愚，斷然表示拒絕。因此，赫魔除在聯大叫吼吵鬧而外，不啻黔驢技窮，毫無其他辦法。當此之時，亞非集團中之印度尼赫魯、印尼蘇卡諾、埃及納塞、迦納恩克魯瑪以及南斯拉夫的狄托等五人，以爲有機可乘，乃大肆活動，居然以中立主義者領袖國家自居，希圖挾亞非集團之龐大力量，以調人或掎客的姿態出現，於是有一「要求艾森豪與赫魯曉夫即在聯大舉行小型高層會議」之提議。他們把他們的建議分致艾、赫，同時又在聯大正式提出。尼赫魯等的提議雖未必係由赫魔所授意，但毫無疑的是揣摩赫魔意旨而來，因爲這一提議顯然是爲赫魔撐腰而藉亞非國家以爲後盾。幸而艾森豪洞察其奸謀，乃提三項先決條件以表示拒絕之意。同時他們在聯大的提案，則因加拿大提出修正案，使其本意消失，尼赫魯乃惱羞成怒，不能不自動予以撤回。五國提案既未能獲聯大通過，彼等希圖達成的一項掎客目的，當然宣告失敗，但在無形中，彼等因此遂竊取了在亞非集團中的領導地位。因爲在提出此項建議的前後，不但五國間的勾結趨於密切，而與其他亞非國家間的接觸也趨於頻繁，使許多新興的亞非國家在不知不覺之中上其圈套。尼赫魯等原圖藉此機會造成一種第三勢力，俾與東西兩大集團鼎足而三，然形格勢禁，卒未能完成其夢想。雖然如此，自今以後，亞非集團之必將愈趨向於中立途徑，乃勢所必至者。

(三)亞非集團的投票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：一九五九年第十四屆聯大時，聯合國共有八十二國，就中西方集團具有二十三票，拉丁美洲具有二十票，再加若干親西方之亞非國家，仍有穩操勝算的把握。但自第十五屆聯大以後，聯合國會員國已增至九十九國之數，

西方集團毫無增加，而拉丁美洲集團且減少古巴一票，至於亞非集團新會員國驟增之故，其數目已達四十四國之多，恰佔聯合國會員國一半之數，故由單純的數字而論，亞非集團已擁有舉足輕重之勢。在此情形之下，聯大任何重要議案，勢非取得亞非集團多數國家之支持，即難望其獲得通過。所幸亞非集團數目雖多，然其立場之龐雜亦極是驚人，其中有堅決反共者，有甘心爲共產國家尾巴者，而大多數則係偏左或偏右的中立主義者。因是亞非集團在聯大之發言與表決，其情形極爲凌亂，往往只是因一時或一事的利害關係而決定其態度。

茲以亞非集團對第十五屆聯大若干重要問題的發言與投票情形觀之，當赫魔在聯大發表演說時，曾提出下述諸端：○撤換聯大祕書長哈瑪紹；○改組聯合國祕書處（由一人變爲三人，並由東西及中立集團分別選出一人）；○將聯合國遷至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；○由聯大通過立刻終止殖民主義宣言等。亞非集團對上述問題的意見至爲參差，例如對哈瑪紹信任案，多數亞非集團國家皆支持哈氏而反對赫魔之譏言；對修改祕書處及遷移聯合國會址問題，雖因其涉及憲章之修改而未加以表決，但有不少的亞非國家表示支持；至於立刻終止殖民主義一事，雖然亞非集團國家並不贊成其全部含義，然除文字上略有變更而外，經亞非國家之支持而卒獲通過。其餘關於蘇俄控訴美機侵犯領土案，因亞非多數國家之反對而遭否決，而關於阿爾及利亞之決議案則由亞非集團之力爭而通過。由此數事，一方面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亞非集團的投票是非常凌亂的，他們初無一定的原則，只是看利害而決定。而在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可以看出，凡是亞非集團多數國家所支持的便能通過；反之，則遭否決。因爲聯大的決議必須有全體會員國三分二的多數方能通過，亞非集團既具有半數的會員國，在客觀的數字上，他們便把握着權衡的法碼主

動了。

叁 亞非集團與我國在聯合國地位問題

十餘年以來因蘇俄與其尾巴國家之搗亂，每年皆發生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，然過去因友邦的支持，其陰謀迄未得逞。現因亞非集團不斷增加，遂漸有不利形勢的表現。而以去年我競選經社理事的情形觀之，尤其顯然是遭受亞非集團之影響，以致未能順利達成。

(一)關於我國代表權投票的情形：第十四屆聯大時，其投票支持我國者凡四十四票，反對者二十九票，棄權者九票。但第十五屆，支持我國者減爲四十二票，反對者增至三十四票，棄權者亦增至二十二票。此蓋因新會員國增多，而新會員國又多屬亞非集團之故。去年亞非集團對我國代表權之投票情形如次：

支持我國者八票：伊朗、日本、約旦、賴比利亞、巴基斯坦、菲律賓、泰國、土耳其等。

反對者十六票：阿富汗、緬甸、高棉、錫蘭、衣索匹亞、迦納、幾內亞、印度、印尼、馬利、尼泊爾、奈幾利亞、塞內加爾、蘇丹、阿聯、葉門等。

棄權者十七票：喀麥隆、中非共和國、查得、剛果（前法屬）、達荷美、馬來亞、加彭、象牙海岸、寮國、利比亞、馬拉加西、尼日爾、沙地阿拉伯、索馬利亞、多哥蘭、突尼西亞、上伏塔。（前比屬剛果缺席）。

由是可知，在支持我國之四十二票中，除我國本身一票而外，其屬於亞非國家者僅有八票，而反對之三十四票中，其屬於亞非國家者達十六票，而棄權之二十一票中，亦有十七國屬於亞非集團。今後亞非新會員國勢將益多，而新會員國愈多則將於我愈形不利。

(二)我國競選經社理事的投票情形：十五屆聯大時，經社理事

事會之理事任期屆滿者凡六國，我與法國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，依照一向公認之君子協定，凡常任理事國之經社理事席次，係當然連任的。此次六國中，除我與法國外，事先原定由烏拉圭補智利，薩爾瓦多補哥斯達黎加，以代表拉丁美洲，比利時補荷蘭以代表歐洲，而約旦則補蘇丹以代表中東。但因亞非集團新會員國驟增之故，彼等即欲推翻傳統的君子協定，他們除支持約旦外，同時並支持衣索匹亞，而拒絕比利時取得歐洲的原有席次。職是之故，其投票結果如次：烏拉圭七十七票，薩爾瓦多七十三票，法國七十一票，約旦六十八票，衣索匹亞六十二票，均獲當選。其餘我國獲五十一票，比利時獲五十二票，均不足三分之二之多數（應為六十六票），未能產生。因是遂以我國與比利時交付表決，至第三次仍無結果，自第四次起則准許自由參加，而印度又出而競爭，情形遂愈趨複雜，但印度亦未能獲得足夠票數。迄至第十次投票時，我國僅得六票，形勢益陷嚴重，幸主席宣告暫時停止而予以喘息之機。現因大會休會之故，必俟今年三月復會以後，始繼續舉行投票，將來能否有好轉之可能，目前殊難逆料。我為聯合國發起人之一，其在經社理事會之理事地位，原有君子協定之保障，然因亞非集團不顧成例之故，以致陷於非常不利之境。由此更足證明亞非集團之增加，對我國在聯合國之地位，頗有不利之形勢，吾人對於此種日形發展的新形勢，必須早謀補救，否則，不免陷於尷尬之境。

肆 亞非集團與聯合國前途的隱憂

由於亞非集團在聯合國席次之日增，其在聯合國所佔地位之趨於重要，乃屬必然之勢。此等亞非集團之國家多屬由西方殖民地解放而來者，故在其主觀的心理上，實具有下列的共同現象，即①有反西方的心理因素，②畏懼戰爭，③對共產主義的侵略性認識不清

，④有推翻大國支配的潛意識。然而這些國家的本身利害亦殊不一致，往往因其所處地域之不同而有差異。且彼等在聯合國以內雖有亞非集團的共同意識，而在聯合國範圍以外，則常因相互矛盾，而難有集團的行動。加以如尼赫魯、蘇卡諾、納塞、恩克魯瑪輩，無不各有其野心，絕不易結為一致合作的第三勢力。職是之故，我們似不難設法予以運用，多方加以疏導，雖未必即能獲其積極的幫助，至少亦可減少其對我之阻力。這一工作我應與美國切實通力合作，使此等亞非新興國家勿再投向共產黨的陷阱。若照目前的情形而論，亞非集團如再不發展，其勢殆不免造成下列的幾項危險現象：

(一) 聯合國勢將為新興小國所壟斷，如亞非集團而能形成更堅強的陣容，則彼等在聯合國內，勢將擁有一種否決權。

(二) 聯合國憲章原規定以安全理事會為最高的權力機構，至於聯合國大會初不過為獻可替否的咨詢機構。年來安全理事會漸漸失去其行使憲章上固有權力的機會，而聯大反而變成重要的決議中樞。加以新興小國往往文化水準低落，對世界問題又多乏正義感，倘聯合國命運完全操在彼等手中，其危險何待深論。

(三) 亞非集團以中立主義為標榜，而所謂中立主義實際常為共黨統戰陰謀所利用。所以亞非集團勢力的日益增加，不但是中立主義日趨膨脹的表現，同時也就是共產主義削弱西方國家力量另一形態的邁進。

(四) 美國邇年來似注意亞非集團之重要性，甘迺迪總統對非洲亦有特別關心之表示，然而我們認為除加強落後地區各種援助，以挽回其向心力而外，如何修改聯合國憲章，設法調整會員國投票權之比重與方式，以避免小國得以壟斷大國，或由集團操縱聯合國的危機，亦為今後所不能不急起直追之圖。